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八

元 趙汸 撰

昭公上

元年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孔氏曰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取妻必告鄭玄云告於君也亦既告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昏故圍自告也其敢愛豐氏之祧孔氏曰祭法云遠祖廟為祧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子豐之廟杜言遠祖廟者順傳文言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今按於此可見宋之盟晉楚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而已此不歃血故史不書盟季武子伐莒取鄆不書季孫伐莒者莒人告於會叔孫豹幾被戮晉趙孟固

請於楚而後免故為內諱之義與吾又誰怨孔氏曰歷僖十六年滅項不言師同杜說非檢上世以來季孫出使不少於叔孫而云叔出季處從來久者季孫世為上卿法當上卿守國次卿出使耳必須使上卿者上卿非不使也周有徐奄孔氏曰徐奄二國皆嬴姓世本文也服虔云魯公所伐徐戎也按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孔氏曰聘禮卿聘饗餼五牢故卿皆五獻至春秋之時大國之卿乃得從卿禮若次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唯三獻故杜此註云大國之卿五獻又昭六年傳註云大夫三獻是也禮終乃宴孔氏曰謂享禮既終即因而為宴不待異日也杜解享宴禮異所以得相因者以其殽俎同故也宣十六年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其實諸侯之待公卿禮亦當然以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享宴俎同故得因行禮也子皮賦野

有死麕之卒章厖以喻楚時諸侯惡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弭之觀答賦之語可見杜說非矣

禹之力也孔氏曰冠者首服之總名弁冕冠中之小別端委是身服言弁冕端委總舉冠衣而言非謂定公趙孟身所自衣也周禮司服於士服下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玄云謂之端者取其正也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論語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禮記深衣之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

鄭放游楚於吳不書非卿他倣此

而蔡蔡叔孔氏曰說文云𣪠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𣪠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

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

黄中釋之者以襄二十年傳未盡君臣之義**此之謂多矣**劉氏曰出奔者勢不得以千乘行又一日之享取幣八反非朝夕可望皆不近事實蓋舊說秦伯以千乘之富不能容其母弟傳者不知則謂鍼以千乘出奔記者不辨又增取幣八反**以什共車必克**孔氏曰周禮十人為什以一什之人共一車之地故必克也**偏為前拒**孔氏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者布陳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為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也周禮則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無專參偏之名也**展輿奔吳**陳氏曰傳見展輿踰年不稱子義同陳佗齊無知**后帝不臧**孔氏曰襄九年傳稱閼伯為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

也故辰為商星孔氏曰商謂宋也宋商後故稱商人以服事夏商孔氏曰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累雖遷魯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及商也劉炫云非累子孫則其同族等類耳故參為晉星孔氏曰晉世家云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杜譜亦云燮父改為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也宣汾洮釋例曰汾水出太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縣入河其洮洮水闕不知所在當亦是晉地之水後世竭涸耳封諸汾川孔氏曰顓頊為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為臣宜當顓頊故以帝用嘉之為顓頊嘉耳不容彈矣劉炫氏曰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孔氏曰罷退之後其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弗聽也劉炫氏曰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繼而弒之孔氏曰若以為十二月己酉則六日己酉子干奔晉至晉猶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

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為是己酉為誤

甲辰朔烝于温

劉炫氏曰晉烝及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遂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

庚戌卒

陳氏曰傳終言趙孟之偷志不在伯故宋虢之盟楚駕於晉

二年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叔孫豹嘗以晉君失政欲樹於韓子使為魯備季孫不從令韓起為政當聘魯不使他人而身來亦欲親結魯好或疑傳妄過矣

與周之所以王也

傳見魯之策書乃周公遺制所謂魯春秋乃國史成書二傳不知此說故不得筆削本末

執諸中都

陳氏曰傳言所以不書執

加木焉

傳見子皙三罪子產不能以時討故經無異文

三年大夫送葬

于大叔所言文襄朝聘之制考之春秋惟魯事齊桓為合晉文以後經傳事迹皆不同蓋伯業

有盛衰疏數隨時有過有不及終不可為定制也卿共葬事則襄公而後魯以卿會葬者三君傳於昭三十年又記大叔之言亦見不能常也而數於守適適孔氏曰言夫人守內官之長故以守適言夫人也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令游吉卿也而云同於守適則於時適夫人喪已令卿送葬矣及遺姑姊妹孔氏曰遺姑姊妹謂非夫人所生者也未有伉儷孔氏曰少姜本非正夫人而云未有伉儷者蓋晉侯當時無正夫人其繼室者使韓起上卿逆之鄭罕虎如晉賀之則後娶者為夫人也已在齊矣孔氏曰相訓為助今定本相作祖讒鼎之銘服虔氏曰讒鼎疾讒之鼎明堂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唯羊舌氏在而已孔氏曰世族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為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

族也子豐有勞於晉國孔氏曰子豐有勞事無所見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傳見晉侯策命外大夫賜之以田借天子之禮葬滕成公劉炫氏曰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雠之事并就葬月言耳陳氏曰傳言滕所以始書葬敬子不入孔氏曰檀弓記此事云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知懿伯是椒叔父也懿伯為人所殺及滕郊逢其雠叔弓不入者禮椒也為椒有辟仇之恥禮之欲使殺之敬子從之孔氏曰檀弓云子夏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闘叔父之與昆弟親疎同爾辟仇非恥故椒請先入也吉庶幾焉陳氏曰傳備載諸國弔賀事以見晉失諸侯之故罪之也傳見殺大夫有名有不名既以稱名為有罪國君出奔有名有不名亦以稱名為罪

之然衛侯鄭叛中國從夷狄其罪大矣而出奔不名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不出且見弒乃於其出奔而罪之失其類矣 四年四嶽 孔氏曰中嶽嵩高即大室是也下別言之故此言四嶽 三塗 孔氏曰釋例土地名云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大谷轘轅三道也傳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道皆非也 何辱命焉 傳見晉人中賓畏難而文以不爭故以諸侯援楚 莫匡其君 傳見晉君懦臣貪無能為者故楚敢求其所從之諸侯 西陸朝覿而出之 孔氏曰覿見也西道之宿有星朝見者於是而出之 衛侯辭以疾 傳見東諸侯初無從楚之志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陳氏曰傳言從見華費遂送大司馬所以不書 使屈中圍朱方 陳氏曰為明年殺屈申起本 王從之 不言以歸說見襄十年 故曰取

陳氏曰傳釋取例按僖六年晉襲虞遂滅之執虞公傳曰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則言易不但施於取傳凡四發取例皆以不書伐故曰易見襄十三年例非是

作丘賦　孔氏曰哀十一年傳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疋牛三頭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按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徭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征也其夫征十一而稅是與家征別今按傳記晉作州兵鄭作丘賦見加賦毒民不惟魯

爾未際　孔氏曰大夫將立適子必須接見同寮季武子立紇飲大夫酒是其事也孟丙未與大夫交際故為之作鐘因落鐘令與相見

見仲而何　孔氏曰大夫立子為適必自見之於君宣十四年申舟見犀而行定六年樂祁見溷而行是其事也

孟孫為司空以

書勳孔氏曰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大司徒掌十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禄故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馬與工正書服者周禮夏官司馬其屬有司士掌羣臣之政亦以德詔爵以功詔禄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按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者春秋之時又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傳見魯三卿官猶舊制如晉宋皆改易周官矣

五年卑公室也孔氏曰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作三軍為上中下則魯之三軍亦當然也分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云舍中軍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為四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退而蒐乘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為軍名也

季氏擇二孔氏曰季孫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於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尊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而貢于公孔氏

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内有父兄子弟四品以父兄之税入公子弟之税入巳大率半入公半入巳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巳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令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税減巳税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彌益卑矣不可能也此非孔子之言也借令昭子未知豎牛餓殺其父但以殺適立庶為大罪孔子亦豈可但據其所言而善之傳舉細遺大又記之於聖人類如此

晉侯送女于邢丘陳氏曰傳言晉卑事楚令按傳記齊請繼室于晉晉亦歸女于楚其後齊又女于吳齊晉皆伯國也於是皆衰至薦女以相結更伏所以獨殭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陳氏曰傳言周衰文勝無益於治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陳氏曰越常壽過始

見書人令按夷狄舉號君臣同辭其臣從中國序列則稱人以便文陳氏得書人非 吳人敗諸鵲岸 陳氏曰楚一不書敗 六年大夫如秦葬景公 陳氏曰傳言秦所以始書葬因見卿會葬非禮 懼民之有爭心也 孔氏曰尚書呂刑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淺深常畏而懼罪也今鄭鑄之於此以章示下民法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 而徼幸成之 孔氏曰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為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爭心將有實罪而獲免者也 以鑄刑書 孔氏曰為其文是制參辟

勒於鼎是鑄刑書吾以救世也孔氏曰當時鄭國大夫邑長蓋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令之所以救當世也得貺不過三獻孔氏曰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獻各如其命數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知其當三獻也大夫卿之總名皆知其將為王也陳氏曰為十三年去疾得國起傳乃逆之傳見楚卑晉晉畏楚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陳氏曰楚再不書敗且弔敗也魯使卿弔敗則杜氏不告非事實矣逆諸河禮也孔氏曰世族譜以王正為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為士匄此人不當與士鞅之父同姓晉侯許之傳見晉衰諸侯復散七年齊求之也諸家從穀梁傳作魯暨齊平劉氏析左氏齊求魯平為一節癸巳以下為齊燕行成之事以合其說蓋不察後文有齊燕平之語盟

于濡上孔氏曰令按高陽無此水也水源皆出於山其出平地皆是山中平地燕趙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所按據何不克而還陳氏曰傳釋經書平罪齊無討燕之實且為十二年納款起本為王旌以田孔氏曰凡九旗之帛皆用絳下首有羽羽為旌名遂以旌為旗稱禮緯稽命徵云禮天子旗九仞曳地諸侯七仞齊軫杜以楚雖僭號稱王未必即如天子故以諸侯解之言王旌游至於軫遂赦之陳氏曰傳載椒舉遷啟疆芋尹無宇之辭見楚所以能彊願與諸侯落之孔氏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杜言祭之為落者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公如楚陳氏曰傳言魯從楚之不得已也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以分野論日食受災之國亦謬晉人為杞取成不書說見襄二十九年昭定哀春秋非公命而書者多矣杜說非陳氏曰傳言

季氏專不待公命余又將殺段也劉炫氏曰段即豐氏當言駟氏黨字之誤吾為之歸也何休膏肓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為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鄭玄答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為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志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為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余敢忘高圉亞圉陳氏曰傳言周衰諸侯多不待命而自立曰孔丘孔氏曰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而滅於宋孔氏曰家語本姓篇云宋泯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

父生臯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偪而奔魯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即生孔子也殺獻公而立成公陳氏曰傳見兩下相殺雖王卿士不書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孔氏曰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謂此六物也八年罪在招也陳氏曰嫌同衛鱄陳黄故別釋之將天下實賀陳氏曰傳見子產譏銅鞮師曠諷虒祁叔向亦云以見晉之不競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歸罪於過者招也以討亂告故稱人與晉先都士穀同殺馬毀玉以葬陳氏曰於葬陳哀公見有魯不書會葬者於葬楚康王見有魯會不書葬者今按葬陳哀公以楚告而書不書楚葬避其僭號二者皆魯史變例使穿封戍為陳公陳氏曰傳言楚實利陳以討招為名侍飲酒於王傳見楚子稱師譏不

在棄疾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孔氏曰致死禮者欲為郟敖致死殺靈王也穿封戌既臣事靈王而為此悖言者以明在君為君之義此對是諂非悖也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不書楚說在成十五年實城父孔氏曰杜以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為名有改易也傳不言實者則以為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父此時新改為夷胎十八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于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郥氏此四者或經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實其未改之號吾西土也孔氏曰釋例土地云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今按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邰計魏在邰

東六百餘里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境而辭不及豳其實自岐以西猶是周竟但不復重言之耳**吾東土也**服虔氏曰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吾北土也**孔氏曰土地名云巴巴郡江州縣也楚南郡江陵縣也建寧郡南有濮夷地然則巴楚鄧中夏之國唯濮為遠夷耳地名又云燕國薊縣也亳是小國闕不知所在蓋與燕相近亦是中國也唯肅慎為遠夷魯語云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晉之玄菟即在遼東東北**晉人禮而歸之**陳氏曰傳言周衰甚因見晉之無政**故曰五十二年**孔氏曰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歲星之行天之常數

趙辰之義不言自顯十年陳氏始大陳氏曰傳言欒高之亡陳氏所以興始用人於亳社不書史諱國惡葬平公也傳記鄭伯往弔又因叔孫如晉併記十一國會葬大夫見晉雖失政諸侯猶畏其彊益取諸史氏別志陳氏見傳文序列如釋經然誤以為有筆削非也外會葬法不得書其是之謂乎陳氏曰終上文高彊事十一年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孔氏曰禮有副卑倅卑皆謂副貳之卑也薳亦副倅之意將焉用之陳氏曰傳見晉大夫自憂其不競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傳見晉人能合諸侯而畏楚憚戰故不能救蔡葉氏謂謀救蔡不果無貶辭疑傳妄胡氏乃謂心欲救蔡而力弗加則無惡有愧於荀吳矣益不知昭公而後大夫有事悉從其恒稱會有表孔氏曰著定謂佇立定處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定則表

亦是定故直言會有表耳俗本謂表下有旗謬也野會設表為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禮諸侯建旂設旂為表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為位也盟主之會諸侯亦必以旂表位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見耳

無守氣矣 孔氏曰言無守身之氣將必死

祖不歸也 不為祖考所歸義何取於歸姓與外傳言宣王不籍千畝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之類相似當時自有一等迂繆之論左氏擇之不精耳

楚子滅蔡 陳氏曰傳言楚子書師

于岡山 孔氏曰此時楚以畜牲用之無人為之作謚必是蔡侯廬歸國乃追謚其父為隱耳釋例土地名岡山闕不知其處經言以歸用之必是楚地山也

十二年因其衆也 陳氏曰傳見北燕伯款不名

公子憖遂如晉 不書本從公行事見後例在成十三年襄二十八年杜氏陳氏俱未考

葬鄭簡公杜氏以此證其卒哭除喪之說非傳意後見昭十五年遂入昔陽孔氏曰劉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為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為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杜君土地例稱有者皆疑辭故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是疑而不定但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而取之昔陽非鼓都也以肥子緜皋歸不書併後伐鮮虞肥鼓皆白狄微種鮮虞之屬故十五年滅鼓亦不書殺甘悼公陳氏曰不書義同七年單獻公傳載甘單之禍皆所以起周亂以再命為卿孔氏曰悼子之卒不書於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

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傳言悼子卒者欲見昭子為卿遠在平子之先**更受三命**孔氏曰十年平子伐莒名書於經即平子於時已為卿矣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凡再命而書於經晉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而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也是杜檢傳文知再命書名平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平子伐莒克之昭子不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知平子以功加三命昭子以例加為三命也**以費叛如齊**陳氏曰凡家臣叛但書圍不書叛後做此傳中載豎牛南蒯之事見叔季皆有家禍魯無彊君二氏遂專**遂奔齊**孔氏曰凡言出奔皆自內而出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先在秦地因即奔秦故不言出也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在魯之竟外故不言出也此言及郊已入魯竟傳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曰吾不為怨府**陳氏曰傳言魯三家

本不同心圍徐以懼吳陳氏曰不書圍專足畏也劉炫氏曰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問於范無宇曰令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益占四字積畫四當為三而無醉飽之心孔氏曰言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依此形模用民之力而無有醉飽盈溢之心也醉飽者飲食饜足之名以王之遊行必勞損民力不知饜足故令依法用之十三年越大夫戮焉王肅氏曰越大夫常壽過也申之會經書淮夷而不書越者以常壽過有罪不得列會故不書越也戮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言將殺之終亦不殺過至令在楚故怨而作亂城而居之孔氏曰固城之堅固者息舟即是其一以圍時有所毀故更城而居之及公子罷敵陳氏曰殺太子不書義同襄二十六年衛角公子比為王陳氏

曰傳言棄疾實召之而蔽罪於比王縊于芋尹申亥氏孔氏曰傳既以五月統癸亥之日而乙卯丙辰亦是五月之日雖則言有顛倒即令蒙此五月之文也劉炫氏曰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按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今按四月者比歸國之月也春秋之法凡大夫公子反國皆不月而弒君無不月者比歸而王弒故經沒死之月蒙上文比歸為一事見比以簒逆歸而特存其歸國之月以異之杜氏不知筆削之旨故經傳異說實訾敖孔氏曰郟敖與此訾敖皆不成君無號謚也元年傳云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此云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並以地名冠敖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宵敖皆在位多年亦稱為敖不知敖是何義獲其五帥陳氏曰吳楚相敗皆不書至定四年始書之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孔氏曰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王出宮則

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宫室
曰幄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之凡
四物者以綬連繫焉然則幕大幄小幄
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益九幄九幕也淫芻蕘者孔氏
曰芻者飼牛馬之草也蕘者共燃
火之草也說文云蕘薪也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氏曰歲
歲使於天子所以獻其貢賦
令諸國各自記其職貢之業間朝以講禮孔氏曰間朝
者據聘為言
也既云歲聘因從聘歲為始更間一
年乃朝故知間朝是三年而一朝也以顯昭明叔向言
朝聘之
節大數與周禮不合蓋東遷典
籍散失士大夫亦無所折衷而使之從公侯之貢王
肅
氏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公侯足句辭也孔氏曰
僖二十九年例云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
伯國下同
子男也十四年尊晉罪已也大夫不書至降於君也
必執然後書至重正卿

也傳例非陳氏亦曲為之義　司徒老祁慮癸　孔氏曰世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杜以下句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知是南蒯家臣　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　陳氏曰傳見茲夫實殺意恢而書國郊公不書奔說在二十三年　爭鄅田　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奔晉晉與之鄐事在襄二十六年傳孔晁云邢與鄐爭疆界　與叔魚於市　孔氏曰晉語說此事云叔向既對宣子邢侯聞之而逃遂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則國語讀為弛訓之為廢家語說此事亦為弛王肅云弛宜為施施行也服虔云施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　可謂直矣　傳本以直為義杜說失傳意　猶義也夫　數其賄稱其詐皆為國事言之杜疑傷義非也傳文語助也夫二字甚多未必皆是疑辭其治國制刑以下亦未必皆夫子語　十五

年戒百官孔氏曰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齋此戒百官亦謂戒之令齋去樂卒事禮也孔氏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叔弓之卒當籥始入之時故經舉籥入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經云去樂鐘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也王大子壽卒陳氏曰傳見王大子卒不書王穆后崩陳氏曰傳見王穆后崩不書且為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起趙伯循曰王后世子卒葬不書王室不告諸侯不赴也民知義所孔氏曰十七年荀吳詐祭于雒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負甲偽糴以入昔陽而此時獨降而不納者此時荀吳自度已力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以鼓子鳶鞮歸不書說見十二年陳氏曰十二年狄晉自後皆書卿帥師令按自晉悼公卒大

夫將皆從其恒稱若其年晉荀偃衛甯殖十七年衛石買齊高厚十八年衛孫林父晉士匄二十四年齊崔杼二十五年鄭公孫夏之類無稱人者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陳氏曰傳見王后葬不書今按魯無使卿大夫弔葬王后之事傳見他國有之

樽以魯壺 孔氏曰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樽鄭玄云壺者以壺為樽燕禮云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禮法有以壺為樽

故曰籍氏 孔氏曰九世之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郯子以少皞為高祖意與此同其九世之次見世本

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孔氏曰喪服斬衰三年章內有為父為長子齊衰杖朞章內有夫為妻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玄云記言君者主謂諸侯而天子亦與妻為喪主也然則妻服齊衰朞耳而傳以后崩大子卒為三年之喪二者喪服杖期章內有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朞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

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將馬用之

傳見叔向譏不遂服三年杜說非又按預晉朝議大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心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議其宴樂已早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先儒謂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此言除喪當在卒哭文又少異

十六年諱之也

陳氏曰傳見他年正月公在晉皆不書令按內見止執史皆不書公在晉有筆削說見襄二十九年傳初不及此

齊侯伐徐

孔氏曰虛舉經文者為下徐人行成起本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

陳氏曰傳見戎蠻子嘉不名

賂以甲父之鼎

陳氏曰晉自平丘之盟不能合諸侯而諸侯始有自為盟會者不書義見二十六年

無伯也夫

陳氏曰傳言昭公以來伯者不作而齊人橫納北燕

伯伐徐莒令為此會至剸陵而專盟矣

又禦之適縣間

孔氏曰諸侯享賓之禮亡唯有公食大夫之禮存耳其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玄云左西方賓位也又云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孔張後至益賓入門乃始來至當從大夫適東夾之南西面位也張乃立於客間賓入未升階立于西方孔張入客行間也張初立客間在西方被禦適客後又益西也又被禦適縣間益又復益西入於鐘磬樂肆之間也

十七年伐鼓於社

孔氏曰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日食王有親鼓之時也

不君君矣

葉氏曰昭子言天子諸侯之禮是矣而言用於正月則太史與平子皆失之夏書辰弗集于房以事秋言之則先王之禮不獨在正月凡食皆舉之矣經書日食三十六言鼓用牲于社者三其二

皆在六月其一在九月左氏惑於太史之言故莊二十五年誤援之而火名孔氏曰帝系世本皆為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而水名孔氏曰共工氏霸有九州祭法文也而龍名孔氏曰月令云其帝大皞易下繫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即大皞身號伏犧氏號也陸渾子奔楚奔不書外恒畧也陳氏識不在奔非滅而奔不得有二義水火所以合也孔氏曰丙是火日午是火位壬是水日子是水位故丙午為火壬子為水卜戰不吉孔氏曰世本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匄獲其乘舟餘皇陳氏曰傳見楚令尹陽匄書人吳公子光但書國義見十三年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八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九

元　趙汸　撰

昭公下

十八年而代之孔氏曰毛氏世有采地為畿内之國於時天子微弱故自殺自伐不能禁之

侈故之以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世本云昆吾者衛是也然則昆吾國名言昆吾夏伯者以表昆吾國君其上世嘗為夏伯其惡熟誅者非此為伯之身當是後世之孫耳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共桀同文又傳云乙卯亡知以乙卯日與桀同誅

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孔氏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國名也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黄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

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為炎帝也至于大宮孔氏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子寬與游速渾罕為一人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有子上非駟帶也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攝束茅以為屏蔽其事或當然告于先君孔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衛次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西壁鄅人藉稻孔氏曰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猶藉蹈踐履之義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也今按國語宣王不藉千畝下云及藉膳夫農正陳藉禮王耕一撥則藉者耕種藉田之名記云天子田藉千畝諸侯百畝則諸侯比天子特多寡不同而已其禮則一粢盛六

穀皆備此但言藉稻者如周禮掌稼下地者但名稻人舉一以包其餘也舊說誤以藉為藉蹈又轉為履行學者疑之遂引此為周不改月之證不以服說考之故也

原氏其亡乎陳氏曰再為王室亂起本

大為社孔氏曰祭祀有常而云大為社者此非常祭之月而為火特祭禮物備具大於常祭故稱大也

曰毀於北方劉氏曰近上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曰不忍廟也子產乃使辟之此兩傳實一事也魯鄭異國說者不同或謂葬時事或謂蒐時事而丘明則兩記之何以明其然耶曰狃於小數而不知已非子大叔事也前既不忍毀以為惠矣俄而又自隳之亦非子產事也

十九年以持其世而已陳氏曰傳言楚之衰

楚夫人嬴氏至自秦陳氏曰為二十年太子建奔起

飲大子止之藥而卒傳序許止之弒語簡事盡

臣子於君父雖非故亦書弑春秋修辭兼禮法二傳說者皆不及此張氏曰欒剽之得失決死生於須臾瘧疾未足以死而遽至於大故是欒殺之也進欒而欒殺可不謂之弑哉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爾

大子奔晉 不書奔非故弑異於慶父宋萬陳氏曰不書奔以弑君為義

同盟于蟲 陳氏曰不書義同十六年蒲隧

以度而去之 孔氏曰紡為紡麻作纑也此婦人以麻纑度城高下令長與城等而去藏之去即藏也字書去作弆羌呂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為弆東人輕言為去音莒

齊師入紀 傳見外入邑不書成九年楚入鄭特書之

其父兄立子瑕 孔氏曰按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杜云叔父未詳

懼隊宗主 孔氏曰大夫繼世為一宗之主恐隊失也服虔云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無主何所隊乎

非撫之也 陳氏曰為定四年楚敗張

本乃歸蹶由陳氏曰傳言楚實不競於吳乃反所執二十年日南至孔氏曰歷
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僖
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
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當
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傳乃云二月己丑日南至是
錯名正月為二月也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
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故
朔日己丑日南至也時史失閏往年錯不置閏傳
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是閏在二月後也
建奔宋陳氏曰奔非其罪雖大子不書義同莒郊公執己以至服虔氏曰城父人城父大太子
夫也公子地以為質孔氏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時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為元公之
弟也世族譜辰地皆為元公子此諸本皆云元公弟當時轉寫誤耳故齊豹陳氏曰傳見齊豹既奪司

寇故書盜使華齊御公孟孔氏曰諸本皆華上有使字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者以上文有使祝鼀使一乘下有使華寅乘貳車使華寅執蓋以此妄加使字今定本有使非也公如死鳥不書說在僖二十八年陳氏曰傳言衛無政幾以盜喪國所以書盜殺衛侯之兆遂伐齊氏滅之誅盜不告義同尉止丁巳晦孔氏曰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為此事令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且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注云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注哀十二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彞上令例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為別者傳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言或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其日月今按此說得之而未盡故劉侍讀每疑傳妄說見二十三年公子朝公子不書奔者衛人以殺宣姜故諱不告

朝尋反國二十二年會救宋

齊侯疥遂痁孔氏曰後魏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以小致大非疥也按說文疥搔也瘧熱寒并作痁有熱瘧痎二日發瘧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以此久不差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

祈望守之孔氏曰此皆齊自立此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鬼神加怒而病也

故寬難為政用猛非君子之道也或是因大叔所偏而矯之

政是以和此非聖人之言善為政者寬不至慢猛不至殘可也待其慢然後濟之以猛見其殘然後濟之以寬則上下交相病久矣故剛柔無兩用之道寬猛非相濟之具左氏不得與七十子之徒接所引聖人語每多傳會

古之遺愛也遺愛猶云德澤在人指從政言之

二十一年

天王將鑄無射孔氏曰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鍾亦是鍾聲應林鍾之律也此無射之鍾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益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鍾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鍾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縣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時人悉共見之至十五年勑毀之

位在甲孔氏曰喪大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鄭玄云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謂大子子姓謂衆子孫也彼初死之時即別適庶況其至葬君道成矣失位明其不在適子位也位在甲蓋處其庶兄之下

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孔氏曰杜以周禮掌客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為鮑國七牢也下云加四

為十一知本七年也為十一年陳氏曰傳積會不守禮之失至相過也孔氏曰日之行天一歲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内也半在日道表從内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也交數滿則相過非二至乃相過也傳之所言以二分日夜等者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然故云至相過謂絶相懸殊也此唯冬至耳言二至者全句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為言非實事也劉

炫云此皆假其事以為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 故常為水 孔氏曰言其他非分至之月則為災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其年八月大雩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而云魯衛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假託日食以為戒耳 而不能送亡 送亡句絶孔說非 救宋 不書救宋以出奔為義說見屬辭陳氏曰傳言晉以諸侯之師救宋圍南里不書與圍彭城書法異 呂封人華豹張匃為右 孔氏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釋例譜一人再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豹華豹為一人知此本無華也 不狎鄙 孔氏曰狎言更遞也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遞是為鄙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豹亦不達軍之戰禮也 諸侯唯宋事其君 孔氏曰言諸侯之內唯宋之臣民善事其君以前未嘗有叛逆者也俗本或無其字若無

其字則是唯宋事楚檢於時宋國不屬楚也

故辭公陳氏曰傳言晉失諸侯

二十二年

敗齊師于壽餘傳見師賤不書併齊侯

已犧何害孔氏曰犧者寵牲之名因以喻寵子言寵愛為犧者依法用牲令寵愛為犧者乃實用人他人寵之如犧後實招禍難矣已子寵之如犧有何害也犧者實用人人是對牲為稱據凡人也

王弗應孔氏人犧實難此人據疎外之人上下人意異曰賈逵以為大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衆以為壽卒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賈為然杜從鄭說者二十六年傳閔子馬云子朝干景之命則景有命矣若子朝子猛並未有命俱是庶子朝又年長於次當立自求為嗣宜矣劉盆何以惡其為亂而欲去之若俱未被立王意不偏羣臣無黨王命為嗣則莫敢不從何須將殺單劉以立朝也

盟羣王子于單氏孔氏曰猛朝俱是王子單劉必欲立猛明猛是

次正當立故也猛為次正不知其本蓋是大子壽之母弟或是穆后姪娣之子或母貴也安定胡氏曰十五年太子壽卒至此八年不更立者有母弟故也今按胡氏之說雖未若鄭杜考傳之精其明猛為次正則一也經書王猛所以定一時猶豫決千載嫌疑

于莊宮以歸孔氏曰敬王位定乃追謚之以納王于王城陳氏曰不書晉義繫於劉單令按經傳時月不同出左氏所據史籍訛舛別無考證悉仍其舊以示傳疑之法杜氏惟據長歷輒云經誤非也

敬王即位孔氏曰敬王名匄本紀文也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

二十三年二師圍郊孔氏曰圍郊在叔鞅卒前告在叔鞅卒後故經書在後圍郊在朔或亦在叔孫婼如晉之前

庚戌還亂未弭而告間必二卿不親事師不肅也觀明年士景伯涖問周故晉人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則前此觀望可知陳氏曰傳去年言晉籍談荀

蹤見書人**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侵伐**晉人來討**劉氏曰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有癸丑傳叙邾事在庚戌之後經記叔孫如晉在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訴于晉晉人已能來討何其神速也故曰不然令按左氏傳采衆記以釋經其附麗斷截皆以經為主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則所記之事各有本末自不容以日月次其先後如此年傳自壬寅朔至庚戌還是記晉人圍郊本末自邾人城翼至晉人來討是原叔孫婼晉之由非謂邾人城翼以後所記之事皆在庚戌後也如劉侍讀所難則作傳者必如近代所修日歷而後可**尹圉誘劉佗殺之**陳氏曰傳見尹圉召伯奐奔不書名尹圉書氏并劉蚠單旗亦著不名之實**齊人納郊公**陳氏曰傳言郊公出入皆不書與鄭忽異**帥賤**陳氏曰傳見所以不書楚杜氏以遂越非正卿是矣又言不書楚楚不自戰何其戾也令按將雖卑

師不可沒夷狄交相敗不書

吳子從之不稱吳子夷狄陳氏發例也亦自違之何也舉號例後倣此

戰于雞父釋例曰泓之戰書已巳朔鄢陵之戰書甲午晦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經傳之見晦朔時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例也今按經傳所書日月不同者多矣何獨晦朔為異杜謂時史無義例非也

楚未陳也劉氏曰吳乘楚師之未倫而薄之猶未陳也故不言戰

胡子髡沈子沉滅閔公二年狄滅衛不言君滅此特舉其君言之者懿公雖無道於其民猶云死社稷也胡沈之君幼而狂為楚所用而死故但指其身言之書法之有不同也

獲陳夏齧大夫生死皆曰獲僖公元年獲莒子之弟挐哀公二年獲齊國書獲之義同此

尹氏立王子朝春秋之卒尹氏見尹氏世執周柄貽禍天家至是復背單劉立子朝尋俱奔楚

南宮極震但言南宮極震則是以震死不必為屋所壓

其三川震周語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王傳見子朝所以書立楚大子之母在郥孔氏曰土地名郥是蔡地蔡在楚之東北故建母在郥得召吳人也諸樊入郥孔氏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又字經篆隸或誤耳能無亡乎孔氏曰子囊城郢君子謂之忠囊瓦城郢沈尹戌謂之必亡事不同者囊瓦畏吳侵偪不能遠撫邊竟唯欲近守城郭其事異故也二十四年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傳見子朝之亂皆世臣實為之尊晉也說見十四年意如涖問周故孔氏曰晉助敬王久矣令使景伯如周問曲直者以子朝更彊久競未決晉人恐敬王不成更審其事故疑而使察之也晉人於此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以前猶與往來其心兩望至此始絕耳今按傳見晉人猶未知適從

晉之恥也傳見王室之故天下責望在晉期以明年傳見晉人怠於勤王遂滅巢及鍾離巢即五年遠啟疆所城者本屬楚小國故得言滅鍾離邑畧非不告劉氏曰巢伯爵國非楚邑本書序巢伯來朝二十五年曰明年將納王晉人徵會則曰明年納王又曰明年傳見不惟怠且觀望民之行也孔氏曰人稟天地之性而生動作皆象天地但人有賢與不肖行有過與不及聖人制為中法名之曰禮易及爾雅並訓履為禮是禮名由踐履而生也人之本性自然法象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而制禮教之是禮由天地而來故子產論禮皆天地人三者並言之是以長久孔氏曰自夫禮至因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其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度也是故為禮以下言聖人制禮以奉天性不使過其度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傳見趙鞅

不在王室其將及乎傳云書所無也釋經之義畢矣師已曰以下乃小說傳會之辭或云好事者所增益也季氏介其雞孔氏曰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此二說皆不可解以郈氏爲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其衆萬於季氏釋例曰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孔氏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先君之廟孔氏曰杜以襄若以次遞毀則廟與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禘於襄公似與先公異處故云蓋襄公別立廟大夫遂怨平子傳積季氏失人心之事以察罪弗許孔氏曰釋例土地名襄十八年沂水出東莞蓋縣艾山南經琅邪東海至下邳縣入泗此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以其有二故辨明之君必悔之弗聽傳見公不能用子家子之言故

失國是無叔孫氏也陳氏曰傳言叔季於是始合執冰而踞孔氏曰方言弓藏謂之韇或謂之櫝丸此或說櫝丸是箭箙其蓋可以取飲十三年傳云司鐸射奉壺飲冰謂執此也詩云抑釋掤忌抑鬯弓忌鬯藏弓則冰藏矢也毛傳云掤所以覆矢掤與冰雖異音義則同是一器也公徒將殺昭子孔氏曰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獨公得入從公代季氏者不得入故欲殺昭子也戊辰卒昭子有納公之心軋於季氏不克而自殺原其志蓋內畏臧郈及羣公子欲兼存叔季相為唇齒而已使其能以己邑為公邑己衆為公徒外請齊晉宋衛以討季氏而納公季氏雖强有不為僇乎使齊晉果援季氏亦不過能亡而已惜其敝於患失而徒死也公徒執之孔氏曰古者馬以駕車不單騎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令

按公羊傳齊侯唁公于野井言以寧為几與此言乘馬相合則當時固已有單騎者蓋從公出者或車或騎也

所以藉幹者 孔氏曰說文云楄方木也幹脇也木以藉幹明是棺中笭牀

齊侯圍鄆 陳氏曰傳見經書取不言圍他倣此

使為賈正焉 孔氏曰賈正如周禮之賈師也郈在後為季氏私邑此時尚為公邑故使賈正通計簿於季氏

僂句不余欺也 陳氏曰季臧亦交惡

二十六年齊侯取鄆 經併上圍書取傳紀其實杜說非穀梁傳曰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其說皆通也

君若待于曲棘 孔氏曰曲棘宋地齊侯欲納魯君當是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土地名齊地無曲棘十年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卒于曲棘誤加曲耳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戰不書為魯諱臣拒君也故齊師圍成特書公以見義杜說非

七入者三

寸孔氏曰說文車軛下曲者襄十四年傳稱射兩軥而還葢胸軥字通用耳繇即由也訓為從也謀納公也陳氏曰傳載昭公十六年齊徐郯莒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郳徐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者而自盟會者久矣於是始書令按諸侯自相盟不書與外特相盟不書同義此以公會書劉子以王出孔氏曰二十三年傳云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益從劉而居狄泉自狄泉又居於劉今為子朝所逐葢自劉而出也服虔云出成周也按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狄泉雖近成周成周不屬王也其傳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十四年傳云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是成周屬子朝之驗也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云明年將納王納王者欲納之於成周耳若敬王先在成周無為更須納之知此出者從劉出耳王次于滑孔氏曰王雖未有安居終亦不出畿內知此皆周地陳氏曰傳備敬王播

遷之故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傳見尹氏毛伯名陳氏曰召伯召伯奐也杜言當稱召氏非陰忌奔莒以叛王人叛史不書王入于成周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臨川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為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為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王入于莊宮陳氏曰傳言敬王之亂四年而後定故經不與單劉以復辟之義而深罪晉汪氏曰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王子朝使告于諸侯傳見子朝奔在王入前書

在王入後王入乃告諸侯以間王政孔氏曰周本紀云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大子大子竟得脫周召二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是其釋位與治王政之事也而後效官孔氏曰周本紀云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大子靖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共和之年官之政事皆決於二相宣王長而有志二相乃致其官政於王也效者致與之義用遷郟鄏劉炫氏曰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為大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為王而得稱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為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皙云舊說攜王為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也

年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杜意謂吳地別有州來按十三年吳滅州來十九年楚人城州來則州來未為吳有可知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遠越以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師敗二君滅楚師大奔二十四年吳更滅巢及鍾離則州來自遠越不能救卒為吳有可知矣然則季子所封不必別有其地吳世家季札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故杜謂延陵其本封至此時又益以州來也孔氏曰吳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為上國也亦不知其聘幾國經不書來必不至魯檀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鄭玄云魯昭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是也以濟師孔氏曰都邑之士以君子為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傜役賈逵云然令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為復除或平常免其傜役事急乃使之周禮校人掌養馬諸侯六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令亦事急

而徵使之**遇于窮**釋例土地名窮闕**吾欲求之**孔氏曰吳世家云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餘祭卒弟餘眛立餘眛卒欲授季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乃立餘眛之子僚為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不受光父先立光當立遂殺王僚光代立為王公羊傳曰僚者長庶也世本云夷眛生光服虔云夷眛生光而廢之僚者夷眛之庶兄夷眛卒僚代立是用公羊為說也司馬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令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為正也光言王嗣者言已是世適之長孫也**是無若我何**言此事無人如我何**於魚中以進**吳世家云鱄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事君如在國**事君如在國即後文賈馬歸從者衣屨之

類此季孫之姦也杜氏乃以書公行告公至當之謬矣說在屬辭

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傳見諸侯皆欲納公晉卿貪故弗克

此必敗也

孔氏曰言尚有鬼神以助君此戰必當敗也況無鬼神乎

其飲酒也

禮諸侯相為賓有享食燕三禮享者享太宰以飲賓于家知齊侯必不為公設享禮第以享為辭耳

使宰獻而請安

孔氏曰燕禮者公燕大夫之禮也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鄭玄云主人宰夫也杜以宰獻而請安謂齊侯請自安於別室不在坐也劉炫云按燕禮司正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自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服虔亦然今知不然者按鄉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明是齊侯請欲自安慢公之甚今按下公請使重見則齊侯欲自安可知故子家得以君

出使齊侯在坐魯君豈容遽出也二十八年辱在寡人請公先齊而後晉非謂不告而後逆之陳氏曰傳言經所以書如晉次乾侯長叔姒生男孔氏曰子容是伯華之子其兄弟伯華最長叔向次之其餘諸弟皆小於叔向故叔向為長叔叔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也爾雅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自以身之長稚相謂也皆舉親也孔氏曰由武王克商得封建諸國功歸於武王耳此十五國或有在後封者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年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年始封伯禽于魯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封建母弟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宣王方始封鄭勤施無私曰類鄭氏曰類善也無類者不善之謂也失是以再歎孔氏曰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二十九年

及原伯魯之子陳氏曰天子殺大夫不書例在桓十八年陰不佞敗之陳氏曰雖王子叛亦不書是尊是奉孔氏曰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食非專祭此人也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句芒祝融之徒皆以時物之狀而為之名此五者本為五行之神作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為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為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今按傳云木正曰句芒又曰使重為句芒以下皆然又云世不失職則句芒至后土亦是當時官名非為配食故得取所配神名以為稱也此其三祀也孔氏曰窮桑少皞之號帝王世紀亦然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為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定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皞之虛土地名窮桑闕言在魯北相傳云耳以鑄刑鼎孔氏曰冶石為鐵用槖扇火謂之鼓計令一鼓便足也

三十年非公且微過也鄆在境內故以書至書居為義乾侯晉地故書所在見公出在外杜陳皆曲傳傳意晉人不能詰陳氏曰傳言諸侯事晉之怠因見葬禮

三十一年

予姑歸祭傳見晉卿黨於季氏昭公所以不得歸國其善志也齊豹既奪司寇自不應書名非合書而不書者邾莒小國之臣接我則書名非不合書而書者傳於魯史書法類失考據曲說不近人情先儒非之宜也然齊豹乃齊惡之子公孟雖奪其司寇與邑而有後乃反之則猶在大夫之後與士不同而同書盜左氏發義蓋以此如齊邴歜閻職二人皆士也宜稱盜而稱人杜氏謂不稱盜罪商人先儒亦非之二義交互不同皆未有不易之說公羊傳曰大夫弒君稱氏名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蓋周制大夫士皆有上中下三等春秋大夫非卿乃稱人窮諸人謂賤者非一等止於稱人雖士之賤者亦居官食祿自

當坐以弒君如邴歜閻職不稱盜是也窮諸盜謂賤者非一等止於稱盜既非兩下相殺則當坐以盜殺如齊豹非士而稱盜是也苟稱人以殺亦與討亂無辨以公羊此義推左氏事實則二義皆得矣然盜殺蔡侯申自以蔡人諱弒君以盜殺赴公羊不知蔡盜乃諸大夫而又以賤乎賤為義遂與本例相違如兩下相殺書名氏穀梁有例令乃謂大夫相殺書人何氏又妄為之註此傳註家專門之敝春秋之旨所以未易明也

三十二年又不能用其人也經書公在其義一也傳作三等釋之其失與不書即位同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傳見狄泉之盟所以不書魏舒所以不序不可以假人史墨對趙簡子與襄十四年師曠對晉侯皆釋君助臣阿附彊家所謂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乃黨逆附簒之辭不可為訓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九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十

元 趙汸 撰

定公

元年魏子涖政南面臣視君位魏子其不免乎晉卿之侈僭踰于小國郣澤之盟涉佗尚不以衛為封諸侯當時列國大夫視王室為何如豈惟易位以令為非義哉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孔氏曰魏舒以辛巳會諸侯至庚寅相去唯十日耳魏舒始卒已得范鞅代者范鞅本是中軍之佐於次當代魏舒蓋晉人聞舒卒而馳使代之孟懿子會城成周前年冬會而令役新年乃赴功無再書之法杜註非歸諸京師傳見經不書以歸歸于京師不可奸也

女寛之言不明君臣之義非知天者也晉伯宗亦曰天方授楚皆周末士大夫偷惰之論至范鞅謂季孫有天之賛則又託以文其姦皆邪說也

未嘗不中吾志也子家亟言於季孫令不知所言為何然是時内則臧郈二家以君徼幸外則齊晉大國無納公之誠故子家子欲季孫改過逆公以歸終全君臣之義則昭公必不至失國矣觀其言曰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曰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則其所嘗言於季孫者亦可知矣始則叔孫之謀乎子有異志終則荀躒之唁衆從者脅公故事不遂

易幾而哭昭公不獲反國而薨于外則季孫逐君之罪終不可掩而君臣之義絶故子家子亦與季孫絶其不見叔孫即所以絶季孫也

羈弗敢知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則雖季孫亦不得專季孫怨公衍公為而絶昭公之世故答

入可也貌而出者非但與季氏無怨亦非能不屈於不義者

行可也與季以不敢知

孫為𪆟者自不得不行季孫使叔孫聽命於己故直辭以拒之**羈將逃也**言已則異於二者君知其出謂君生則從君而出也未知其入謂君薨而入是以君死為無知也晉語欒共子辭曲沃武公亦曰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語意正相似皆忠臣死生不貳之辭蓋其心不義季氏而其言哀傷慘怛不惡而嚴如此**公即位**孔氏曰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按正棺兩楹之間即喪大記君薨既小斂奉尸夷于堂者也此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為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於廟門遂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夷之於此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將溝焉**孔氏曰氏猶言家謂公墓地為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今按公氏當屬上句時方為昭公兆域故使役徒往其所將溝而絕之**禱于**

煬公孔氏曰既毀其廟而得禱者益就祧而禱之二年賊簡公不書義同昭七年單獻公楚囊瓦伐吳陳氏曰傳見囊瓦書人師于豫章釋例上地名曰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獲楚公子繁陳氏曰不書敗獲併見吳入郢三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陳氏曰不書敗義同哀元年令按鮮虞非晉屬不當與與國伐盟主同義凡夷狄敗中國不書惟莊十年特書之而請伐楚陳氏曰傳申言楚瓦之貪而失諸侯四年謀伐楚也陳氏曰傳明此會劉文公實為之非出伯國之意經所以書公及諸侯盟杜氏會盟異處非是康叔之兄也孔氏曰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

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今以蔡叔為周公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馬遷言多辟繆故不用史記為說

分之土田陪敦孔氏曰既封為大國地方五百里又分以土田更增彼寬厚為七百里也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鄭玄云公之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周禮大司徒註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故言錫之也

備物典策服虔氏曰備物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孔氏曰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使依法書時事也

因商奄之民孔氏曰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此復云因商奄之民則商奄是東方之國近魯之地也昭元年傳云周有徐奄杜以彼奄與此商奄共為

一國詩稱四國流言毛傳以四國為管蔡商奄則商奄各自為國則此奄是也商謂紂子祿父下云管蔡啟商是名祿父為商也今按傳以商奄對蒲姑言之故杜氏不用毛傳自以商奄為一國**命以伯禽**劉炫氏曰命以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為命書似書序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牙為篇與此同也**疆以周索**孔氏曰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民習商之政為日已久還因其風俗開導以舊政也疆理上地以周法則三代經界法皆有異其異未盡聞也考工記器量銘曰時文思索鄭亦以索為法**職官五正**孔氏曰職官五正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寵榮唐叔也**唯不尚年也**孔氏曰伯猶長者以叔年稚於伯仲處叔而得

多明其長者無所得為不尚年故也以為己卿士孔氏曰周公祈內諸侯二卿治事是為周公祈內采邑之卿也藏在周府孔氏曰本或為盟府乃長衛侯於盟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踐土之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時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共神明本其始也春秋會盟之先同姓者唯謂王官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此盟則劉子在焉故二者先同姓其餘雜盟亦以國之大小為次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若其皆先同姓則楚不得競也以此知餘盟不然今按會以班爵為先後次序猶循盟府之舊典也以國之小大弱強為序當時伯者之習氣也若參盟雜盟先後之次出自當時之意無一定也今蔡負屈奔晉本為復楚計也荀范輩不能恤蔡欲以長衛媚其歡心亦無聊之尤矣蔡侯吳

子唐侯伐楚陳氏曰唐侯不書說在宣十二年子常之卒奔陳氏曰傳見囊瓦書人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服虔氏曰季芊許嫁而字畀我季芊弟也世族譜季芊與畀我二人皆平王女也以奔吳師服虔氏曰驚却其衆使王得脫孔氏曰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王奔鄖未出境同僖二十八年衛侯以王奔隨孔氏曰土地名鄖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吳師猶尚在楚更東來奔隨國者蓋為楚與隨有恩可保守也周室何罪傳見吳子所以特書爵為其事與夷狄相敗不同雖齊桓召陵之役其辭令未嘗及此吳人乃退隨人知吳必不能定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陳氏曰殺王子朝不書義同子頹改步改玉孔氏曰王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玄云尊者尚徐

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不同也王藻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以救楚**傳見秦救楚不書**不能如辭**孔氏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古人之語然也僖二十二年傳云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經傳之文此類多矣**六年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杜氏知匡歸晉者以非鄭國不能有其地**往報夫人之幣**孔氏曰聘禮者諸侯使卿聘鄰國之禮也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者亦為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遺大夫來聘名氏不合見經故畧之也**晉人兼享之**孔氏曰桓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似共為一使若賓與介然故晉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為設禮傳言此者明經所以不

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陳氏曰傳言經所以累書之負黍狐人闕外傳見諸侯侵叛皆不書

七年入于儀栗以叛陳氏曰不書例在昭二十六年陽虎居之以為政

陳氏曰為昭公取地非侵地比杜說非是徵會于衛陳氏曰鄭叛晉乃盟于瑣陳氏曰衛叛晉

八年中頰殪孔氏曰釋言云斃仆也孫炎云前覆曰仆然則仆是前覆偃是卻倒顛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乃止諸州陳氏曰宋叛晉齊國夏高張高張不書同襄元年荀偃衛人請執牛耳孔氏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尸盟者執之襄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哀二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

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鄫衍吳為盟主不知盟禮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為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為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涖之令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為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及捝　傳不言見血杜註甚矣言及捝者以大夫辱國君詳其事也

成桓公　陳氏曰成桓公不書專譏晉經故特書遂杜說非自晉厲以來王人多會伐者矣

禘于僖公　傳見譏不在禘不書禘

九年乃逐桐門右師　陳氏曰傳言樂大心書奔義同高止

用其竹刑　孔氏曰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為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

駟歂不矜免之耳

得用馬曰獲　劉氏曰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失也若器必言得郜大鼎何以言取乎

寢於其中而逃　孔氏曰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說文云輜軿衣車也前後有

蔽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蔥可以觀望蔥中竪木謂之靈今人猶呼蔥木為靈子

齊侯伐晉夷儀陳氏曰不書代晉義同哀元年

在中牟孔氏曰此中牟在晉竟內也漢書地理志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滎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為中牟宰當於河北別有中牟

以五家免孔氏曰服虔云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故得優具從役然夷儀故邢都也邢滅入衛後乃屬晉不必永為齊有當時暫得之耳

與直蓋孔氏曰說文軒曲輈也謂軒車有藩蔽也魚軒以魚皮為飾犀軒當以犀皮為飾也

十年及齊平陳氏曰魯叛晉自齊五氏之役諸侯始伐盟主及齊平則魯從之矣傳并於明年鄭事發之

亦如之陳氏曰平不書盟義同宋楚杜說非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葉氏曰夾谷之事穀梁家語與左氏

畧同此非聖人所為好事者為之也方陽虎請師以伐我齊且不乘亂以求得志於魯何有一犂彌之言遽求劫我於倉卒乎左傳謂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穀梁謂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此與太史公書曹沫事相類沫劫齊侯反其侵地學者固知非實令又緣沫事謂孔子求汶陽之田可乎

侯犯以郈叛陳氏曰內叛但書圍義見昭十二年

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傳重言母弟辰見地雖辰尤非公母弟故不得稱弟申明母弟例後年入蕭經書辰首惡而地序仲石下以貴賤序之

十二年將墮三都釋例曰三都彊盛以奪三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而仲尼不禁也孔氏曰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郈墮費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為是故不禁也

樂

墮下代之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十年會于夾谷時已為司寇矣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為司寇公圍成弗克傳見墮三都仲由嘗建議於季氏其以為夫子之意者蓋春秋後學者臆度言之葉氏曰自陽虎叛季氏叔孫氏皆屈於家臣故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墮郈墮費二氏自為計而欲去其險爾夫何有於仲由此亦尊孔子而反卑之者也十三年使師伐晉陳氏曰再不書伐晉以邯鄲叛外邑叛史鞅以范中行氏見伐出奔而經書叛不書趙鞅奔晉陽者時二家伐之圍之皆稟君命故晉人以叛告也觀荀躁言於晉侯可見請皆逐之三臣始禍而獨逐鞅不鈞故並逐之陳氏曰傳言經所以不獨罪鞅而書范中行氏以此見晉范荀亡而韓趙魏益大十四年太子奔宋張氏

曰蒯聵欲殺南子安有此事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之所羞者以志入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甚矣反不知可羞乎盍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之淫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又蒯聵出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敢奔其母家此亦一證也今按傳記此事殊不近人情靈公惑於南子為之召宋朝逐公叔戌使蒯聵弒其母將安歸如蒯聵有無君之心則所謀必不止於此既蒯聵無令將之惡則又安敢謀害南子戲陽速之言蓋迎合夫人之意以免禍非事實也

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陳氏曰書伐不書敗例在文十一年

不赴且不祔也 定公未葬而夫人卒喪禮不成故不赴諸侯則有之苟為不祔則是無故黜君母於廟事必不然若曰不祔而徑還廟則恐無此理亦與聲子言不祔者異二傳謂定姒者哀公妾母亦非定姒從

夫謚而終定哀之世他無定夫人喪此為適母明矣不成喪也杜氏謂煩於喪禮不赴可也祔祭禮簡既不以速葬同月為煩豈以祔為煩乎

哀公

元年越不告敗也檇李之敗吳子光卒焉既以實來告則入越為父報讐宜無不告者傳不知筆削之法說在屬辭圍五鹿陳氏曰併入下伐晉書取棘蒲魯不書諱伐盟主陳氏曰自五氏之役齊衛凡三伐晉於是始書重書之也

二年三揖在下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乃立輒陳氏曰傳見立輒非靈公意使大子

絻孔氏曰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士喪禮註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以布此用麻布為之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不設屬辟**陸德明氏曰禮記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康成註云此庶人之制也按禮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無三寸棺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故以為罰孔氏曰大棺之內有屬屬之內有椑椑親之之棺鄭玄云大夫無椑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借也**無入于兆**周禮冢人云凡兵死者不入兆域**大命不敢請**孔氏曰上言軍之士眾無令損傷此謂已之身命不敢私請**四年公孫翩**傳見公孫翩書盜**鍇遂殺之**以盜赴故殺翩不告**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陳氏曰傳見諸侯多救荀范且為伐鮮虞起**五年荀寅士吉射奔齊**不書奔齊

以書叛見義以齊衛伐晉為重陳氏曰傳見經不書晉荀寅士吉射自朝歌出奔齊與華向異

公子陽生來奔陳氏曰陽生不書奔說在文十四年

六年葬諸殳冒淳陳氏曰傳備載鮑牧朱毛見蔽罪於陳乞且言去高國所以弑荼

七年不亦可乎孔氏曰王制云君十卿祿魯牢晉大夫過十故吳王自謂合得百牢

則有常數矣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不過十二孔氏曰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鄭玄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衆享之莫敵用也以莫敵用故用王禮是天子之禮十二牢也

有由然也傳見吳不以諸侯相接故書法與楚異

季康子欲伐邾陳氏曰傳言伐邾雖書實季氏意

夏盟於鄫衍說見襄五年

使為司城以聽政傳見曹亦有司城司城非宋官

然則孟子言孔子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亦陳之司城耳當時列國官制沿革令不可考八年遂滅曹不書滅鄭方救曹以入告同姓殺之不書殺之異沈子嘉史為同姓故諱之也問於叔孫輒孔氏曰定十二年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兵敗奔齊於後自齊奔吳吳子令問之死之可也孔氏曰既臣之後則身是新君之臣性命非復已有故不復得為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恩未絕故可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若使子率孔氏曰率謂在君前引道率領先行故云子辭王將使我以其知魯道者唯此二人故也取讙及闡程氏曰經書以邾子益來吳伐我齊人取讙及闡又書歸邾子益于邾齊人歸讙及闡比事昭然左氏乃以季康子妻妹之事當之此與齊桓蔡姬事相類令按杜氏見經不言伐與傳違用公羊賂齊之說言魯與之

邑若然何不即歸邾乎既與之邑又歸邾乎齊人乃以二邑歸之不近人情奉太子革以為政陳氏曰傳釋邾盟以自奔為文不得與曹羈同據曹羈當書吳伐邾及齊平陳氏曰再平不書齊閭丘明來涖盟交涖不書皆非卿九年遇水適火服虔氏曰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十年故遂奔齊再奔不書師于鄎陳氏曰傳見吳子稱國邾鄎不書義同城濮杜說非吳延州來季子救陳季札不書君臣同辭乃還孔氏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孫毓以為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趙孟知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十一年可無殤也孔氏曰喪服大功章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

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其於服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歌虞殯 孔氏曰禮殯而葬反日中而虞蓋以啟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

東郭書 四子不書例在宣二年

衛賜進 孔氏曰子貢衛人故稱衛賜

齊至無日矣 陳氏曰終上文吳將伐齊傳

召之乃歸 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

欲以田賦 孔氏曰賈逵以為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别出馬一疋牛三頭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且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為丘也杜以舊制丘賦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內資財井共一馬三牛今欲制其田及家資各

為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為所出倍於常也舊田與家資同賦令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

十二年故不書姓

釋例曰為昭公加諱不復繫吳改其姓號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孔氏曰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尼修春秋因而不改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于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初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令經無其事

放經而拜

孔氏曰劉炫云按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誄之子貢譏云生不能用又世家及諸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馬得云孔子始老乎令知不然者以上十一年傳稱仲尼在衛魯人以幣召之是召之而來當

以任用故冉有云子為國老待子而行後乃致事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為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鄭玄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是其服與民同不服臣為小君之服故與常弔也禮齊衰之喪始死而絻孔子以季氏當為臣服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大夫之弔服弁絰鄭玄云弁絰者如爵弁而加環絰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鄭玄云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禮弔無拜法而此言孔子放絰而拜者記言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弔者先拜據此傳文必有拜法記無其事記不具耳

宋皇瑗盟 陳氏曰杜說非

司歷過也 說在襄二十七年

十三年單平公 陳氏曰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杜說非

獲大子友 陳氏曰吳越相獲雖大子不書

辛丑

盟說見襄五年季辛而畢孔氏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故虛言以恐吳耳十四年西狩於大野傳見言地不獲麟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十